

李涵撰

宋遠金元史論集暨師友雜憶

剛齋



李涵撰

宋遠金元史論集暨師友雜憶



剛齋



宋遼金元史論集暨師友雜憶 / 李涵（繆希相）撰，  
— 初版 — 台中縣：高文，民91 面： 公分  
ISBN：986-80589-2-9（平裝）  
1.中國-歷史-宋（960-1279）-論文講詞等 2. 中國-歷史-遼金元  
（916-1368）-論文講詞等 3.中國-傳記  
625.07 91021766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初版

宋遼金元史論集暨師友雜憶

平裝全一冊

定價 新台幣六〇〇元整（外埠酌加郵紮費、海外匯款以當日匯率計算）

著作者 李涵（繆希相）

出版發行 高文出版社

地址 台中縣沙鹿鎮竹林里德化街三十六號

郵政劃撥 22406935（高文出版社）

電話 04-26651541

傳真 04-26623626

E-MAIL [hsnan@ms23.hinet.net](mailto:hsnan@ms23.hinet.net)

印刷者 永泰電腦打字行

地址 台中市向上路一段三〇七巷二二號

電話 04-23020541

傳真 04-23011014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86-80589-2-9（平裝）

\* 台中縣政府核准營利事業登記證中縣營字第090009六一號

## 八十回顧——代序

我自幼身體單薄，母親常擔心我享年不永，沒想到光陰荏苒，腳步匆匆，轉瞬就跨進了八十高齡的門檻。是到了回過頭來，審視一下自己走過的道路、留下的足跡之時了。

我生於一九二二年農曆正月初二，原名繆希相，父親繆秋杰先生在民國鹽務界頗有影響；他從事鹽務三十六年，堅持改革腐敗混亂的舊鹽政，為此不屈不撓地奮鬥了一生，終於廢除了已實行數百年之久的封建專商引岸制度，為促進中國鹽務的近代化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在抗戰最艱苦的階段，他受命主持全國鹽務，率領全體愛國鹽務職工，排除萬難，艱苦奮鬥，竭力增產、搶運、濟銷，既保證了軍需民食，又增加了國稅收入，為支持抗戰的最後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全家隨父親宦游四方，我們姊妹常常轉學，讀的小學和中學比別人多。一九三五年，我從偏僻的淮北灌雲縣板浦小學畢業後，被送回北平念中學，最初上的市立女一中，「七·七事變」後，又轉入私立貝滿女中，在淪陷的北平過了兩年多，深知什麼叫「亡國奴」的滋味，我的民族意識和愛國主義感情也由此而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離開北平，間關來到大後方的四川，在自貢市蜀光中學高中畢業後，被保送到在成都復校的燕京大學讀書，這期間逐漸對國民黨的貪污腐化，對內壓制民主、打擊進步勢力，對外消極抗日的政治不滿，對中國共產黨的積極抗戰，提倡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產生景仰之情。在親友的啟發影響下，積極地參加共產黨領導的學生民主運動。抗戰勝利，燕京復員到北平，學運把矛頭指向了反內戰、反迫害、反美軍暴行，成為解放戰爭的另一條戰線。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府搞「八·一九」大逮捕，我的丈夫劉適被點名拘捕，把我們「逼上梁山」，去了解放區。我在去解放區後改名李涵，劉適改名石泉。為時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我們又重返古城，分別參加了接管工作，他在教育部門，

我在文化部門，並在文物局做了五年行政工作。一九五四年初，因石泉從高教部調到武漢大學歷史系任教，我這個學歷史的才因此得以「歸隊」，在勝任教學任務的同時，開始涉足研究領域。這時國內雖是和平環境，但各種運動連綿不斷，起起伏伏，我雖也寫了幾篇東西，但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能滿意。接踵而來的「文化大革命」，我失掉父母和妹妹三位親人，也看盡人間百相。由於是個二十來年的老講師，目標太小，不夠資格挨批，後被下放沙洋分校去「修理地球」。幸運的是我的小家庭尚稱完整。

終於等來了撥亂反正後科學的春天。我們重新回到了教學崗位。這時，民間各種學術團體十分活躍，我參加了中國宋史研究會、蒙古史學會、元史研究會、遼金及契丹女真史研究會等，得到廣泛接觸學術界前輩和朋友的機會，並在學會的推動下，寫了一些學術論文。同時，在恢復高考後最優秀的七七、七八級兩屆學生中找到與我合作的學生，並從七八級中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從收錄在這個集子中的論文也可以看出，多是在八十年代以後發表的。雖說春天對我來得晚了點，只有十年時間我就離休了，但我這個屢經驚濤駭浪而未遭沒頂的人來說，仍然是幸運的，應該知足了。

這本集子按內容分為上、下兩編，上編收錄了我治史的大部份論文，名為問學篇。大體按寫作的年代先後排列，多數是我自己單獨寫的，有幾篇是與人合撰的，除了與前輩學者唐長孺先生合寫的一篇外，其餘都是與我的學生合寫的。題目多半是我擬定，由他們先動筆寫出後，我再加以修改補充，我覺得這是指導學生的一種好方法，與我合作的不完全是我的研究生，但必須是勤於思考、文筆流暢的好學生。後來我寫《范仲淹傳》和《繆秋杰與民國鹽務》兩本專著時，也是採取這種合作的方法。教學相長，在寫作過程中，可以互相切磋，集思廣益，我也從年輕人那裏得到不少啟發和教益。

我的學術論文，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是宋史研究，二是遼金蒙元史研究，又側重於官制的變化和民族關係問題。

宋史方面，除了《論范仲淹在禦夏戰爭中的貢獻》一文是為我後來撰寫《范仲淹傳》一書作準備外，主要是從不同角度探討



宋代政治的，重在探討宋代加強君主專制集權以來所表現出的君權與相權的矛盾與衝突及其消極影響。《試論宋朝的檢正與都司》是從宰屬的變化看相權的擴大，加上《從曾布根究市易務違法案的紛爭看新黨內部的矛盾與問題》，兩文都涉及到王安石變法的問題。而《論章獻劉皇后擅政與寇準之死》與《從寇準的遭際看北宋前期君權與相權的矛盾》兩篇可以說是姊妹篇，後一篇寫的最晚，但也最鮮明地表達了我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研究宋史著重探討宋代君權與相權的矛盾，這是受大學老師聶崇岐先生的影響。聶先生當年是頗有成就的宋史專家，又開設過歷代官制史的專題課，當年指導我寫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范仲淹傳。

我對民族史的興趣，最早來自翁獨健師的薰陶。讀大學時聽過他講授的蒙古史的課，後來參加蒙古史、元史以及民族關係史的學術討論會，不乏親聆音旨的機會。在具體寫作有關論文時，則直接受到唐長孺先生的啟發、誘導。例如，我最早寫的《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闡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就是在他《蒙古前期漢文人進用之途徑及其中樞組織》一文的基礎上，進一步加以發揮、探索而成的。唐先生的論文寫於抗戰時期，我這篇則寫於解放後，力圖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加以闡釋。我反復研讀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發現恩格斯在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時，所根據的大量歷史材料，主要是以古希臘、羅馬、日耳曼等作為範例，但是，他所概括出來的發展規律，即家庭、私有制的發展，階級的產生，必然要破壞原有的氏族制度，產生代表剝削階級利益的暴力機關——國家。儘管恩格斯並沒有接觸過中國境內的諸如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資料，但他所總結出來的規律對它們同樣適用，證明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共同的規律。我國是一個統一多民族國家，經歷了許多民族長期雜居、互相融合的過程，遼、金、元是其中重要階段。我最感興趣的問題就是，當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時，他們的政治制度發生了哪些變化？既要保持原來的舊俗，又不能不適應漢族較先進社會新的形勢，關鍵在於如何與當地的漢族（這裏的漢族是廣義的，包括已經漢化的其他少數民族）武裝合作如何依靠漢族文士為之出謀劃策進行統治。我所寫的《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闡赤、中書省和燕京行

省》、《金初漢地樞密院試析》、《也論郝經》等文，都是在進行這方面的探索。《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闡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一文研究蒙古前期為統治漢地在機構上有哪些變化；《金初漢地樞密院試析》一文則探討女真軍隊進入漢地以後至金熙宗全面改革中央官制前，這段時期金朝建立的漢地統治機構的情況；而《金元之際漢地七萬戶》目的在於探索蒙古統治者與漢族地主武裝結合的過程；《也論郝經》則選擇郝經作為久在少數族統治下的漢族地主知識份子的代表（其中含已漢化的契丹、女真人），郝經認為不論是哪個民族，只要一能用士而能行中國之道則中國之主也，被南宋拘留十六年之久，始終不改對忽必烈的忠誠。他的這種態度和觀點在中州士大夫中是有代表性的。我發現金初和蒙古前期的中央機構是在原有習俗基礎上建立的，而對漢地則採用漢法，建立另一套行政系統，類似於遼的南北面官制度。但隨著統治重心南移到漢族地區，中央政府也隨之改革為漢官制度，這種雙軌制也就為單軌制所取代，成為一種規律性的現象。另有《略論奚族在遼代的發展》和《金代奚族的演變》等文，則以古代北方民族之一的奚族作為對象，研究它在遼、金兩代如何通過民族遷徙、雜居，原有的氏族部落組織逐漸被破壞，與契丹、女真、漢族等互相影響，逐步融合的過程，到元代以後，這個活躍在歷史舞臺上近千年的民族，就不見蹤影了。

我的治史方向對我的研究生有一定的影響，如楊果、張星久研究宋代官制，並分別與我合撰《元樞密院制度述略》、《金代奚族的演變》；吳懷連研究史彌遠與相權的問題；魯西奇發表過《金初行台尚書省與漢地統治政策演變》，高申東發表過《契丹夷離革考述》。從他們的論著中，可以窺見一些薪火傳遞之跡。

從數量上說，我的研究成果不多，這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但我的研究態度是認真的、誠實的，每篇必提出我的一得之見，絕不人云亦云，唯此差可自慰。

下編是懷舊篇，多為晚年之作，由於精力日衰，不再從事史學研究，桑榆之年追憶自己的家世、經歷、在成長過程中得到師

長的教誨與幫助，其中包括我的父親繆秋杰，摯友沈祖棻先生，也有在史學界「平生風義兼師友」的前輩學者，所寫的有已辭世的，有尚健在的。我寫這些，無非藉此表達我的懷念與欽仰之情，但我寫出來的只是少數，有不少我應該寫而沒有寫的，例如鄧廣銘先生，生前對我提掖關懷，無所不至；還有翁獨健師、同輩學者賈敬顏先生，都對我有過許多幫助，都是我敬佩而又感激的學者，他們去世之後，我都沒來得及寫出悼念文章，這是我所欠下的感情債，每一思及，就深感歉疚。

作為一個教師，看到我的學生們或事業有成，或在學術界已嶄露頭角，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我感到無比快慰！

此次將舊作重新出版，既望擴大交流範圍，得到海峽彼岸學術同行的批評指正，也想藉此贈送師長親友和學生，留作紀念，表達我一點微薄的心意。

李涵 寫於珞珈山武漢大學寓所 二〇〇一年八月





李涵先生之近照。



繆秋杰先生在自貢市經理公館走廊上。



繆秋杰先生（西元一八八九年～一九六六年）晚年攝于北京。





石泉與侯仁之、張瑋瑛先生在侯家書房合影。

李法 石泉：  
 新春快樂！

永遠怀念在燕園的日子  
 但願有朝一日再會於  
 未名湖邊！

仁之 瑋瑛

1997年12月



侯仁之、張瑋瑛先生所寄之祝賀新年卡片。





陳寅恪先生指導石泉寫論文時的住所，在清華大學新林院52號。此張照片為石泉在一九九七年三月重訪導師故居時所攝。



清華大學內的陳寅恪故居，為當年陳先生指導石泉學位論文之所。





在寅恪先生工作室（即在住宅前面的走廊上），陳先生在此研究或授課。一九九四年九月二日攝于廣州中大之寅恪故居。美延攝。



陳寅恪先生於廣州中山大學住所二樓後涼台，為當年陳先生休息乘涼之所。故居前白色水泥路，可望見後涼台。此與小師妹陳美延合影。





陪唐長孺先生看牡丹，約在九〇年代初。



陪唐長孺先生春游。





一九九三年攝于唐長孺先生家會客室，在座有石泉、李涵、朱雷、張澤咸等。



與唐長孺先生共賞櫻花。一九八二年于珞珈山。





二〇〇〇年五月與楊志玖先生攝于南開大學。



石泉先生近照。

# 目 錄

圖片及說明

八十回顧——代序

## 上編 問學篇

- 一、蒙古前期的斷事官、必闐赤、中書省和燕京行省……………一
- 二、金元之際漢地七萬戶……………三七
- 三、楊玄起義軍水戰地點與寨址問題初探……………八三
- 四、論范仲淹在御夏戰爭中的貢獻……………九七
- 五、也論郝經……………一二三
- 六、略論奚族在遼代的發展……………一四一
- 七、金代奚族的演變……………一七一
- 八、從曾布根究市易務違法案的紛爭看新黨內部的矛盾與問題……………一八九
- 九、金初漢地樞密院試析……………二〇五
- 十、試論宋朝的檢正與都司……………二二一